

流光皮奇缘

黄同甫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流光皮奇缘

著者 黄同甫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吴丹青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尉氏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8.75印张 172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ISBN7-80538-187-9/I·75

3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农村光棍汉爱情生活的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豫北平原的东栾庄。栾大有、栾二有经过刻苦自学，双双考上大学，爆了东栾庄自古以来第一个热门，终于有人问津，甩掉光棍汉的帽子。孪生兄弟栾石礮、栾石头打破老套套，实行科学种棉，热情帮助乡亲共同致富，深深打动了西栾庄的一对孪生姊妹，结成了幸福伴侣。而东栾庄颇有名气的流光皮栾武，则靠自己的才智和进取精神，激流勇进，赢得了“杨记水饺馆”淑萍姑娘的青睐……时代浪潮改变着一切。曾经是充满光棍汉们痛苦、哀怨和愤懑的东栾庄，如今终于掀开了一幅闪烁希望、令人欣慰向往的图景。

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目 录

一对孪生弟兄的婚事·····	(1)
另一对孪生弟兄的婚事·····	(63)
流光皮奇缘·····	(184)

一对孪生弟兄的婚事

这对孪生弟兄是谁？他们哪，就是在东栾庄街上，颇有点小名气的栾大有、栾二有弟兄两个。这弟兄俩年岁不算大，在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那年，他们大约是二十三岁了。听了这个岁数，你也许会惊叫起来：“乖呀，这么年轻就把人家打成光棍汉啦？”不错。若是在城里，二十三岁算得了什么？也许这正是攻读电大或函授的最佳年龄呢！倘无这份上进心，那就更甭说了，自然是忙着轧马路咧，逛公园咧，进影院咧，下舞厅咧……一天到晚玩得个昏头昏脑哩！满眼是花枝招展的姑娘，满脑子转着时髦的念头，满心是不切实际的想法。说真的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会跟什么光棍汉扯在一起！然而在农村，例如在东栾庄，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在东栾庄，自从五十年代初婚姻法颁布以来，虽然许多具体条款农民从来都没有记住过，但是唯独“男二十，女十八”这个结婚年龄，却特别深入人心，记得再清楚不过

了。所以不管村上谁家的小子，只要到了二十岁没有“成人”，特别是连个“定亲”的动静都没有，那么对不起——坚决打进光棍汉队伍。大有、二有固然还算年轻，但在光棍汉队伍里也已经闹腾了三年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虽然已经闹腾了三年，但是和其他光棍汉们相比，他哥俩的资历仍然算是最浅的。而且细细考究起来，他们也未必就是最先解决了“婚事”的人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先从大有、二有说起呢？这里面有个缘故。古话说得好：“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傅。”在我们国家经过十年动乱之后，真是大劫甫过，百废待举，就中振兴教育，尤为当务之急。大有、二有虽然后来沦为“光棍汉队伍”的成员，但当初却是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，学习努力，成绩优异。今天，适逢国家致力改革、建设四化、重视教育之际，所以我们便首先从他弟兄两个说起了。

那么，大有、二有是怎样沦为“光棍汉队伍”的成员的呢？是因为个人条件方面存在着什么问题吗？从上文的所谓“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”这话来判断，可以肯定地说：弟兄俩既不是傻子，也不是憨子。那么，有没有其它残疾和生理缺陷呢？比方说，是瘸子、聋子吗？是秃疮头、豁子嘴吗？都不是。这哥俩不但没什么残疾和生理缺陷，而且从一生下来的时候起，就受到了邻居百舍的喝彩和称赞。真哩，你看这两个小家伙，长得真是一般没二样！不但那鼻子、眼儿、耳朵、嘴儿、心门、下巴、胳膊、腿儿长得一模一样，就连那小屁股蛋子，也长得一样胖乎乎，一样溜溜圆。后来会跑

了，上学了，长大了。谁知越长模样越象，除了他们的父母、近邻能够分辨出谁是谁以外，东西两头的街坊，学校的老师、同学，对他俩常常是分辨不清，张冠李戴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有一次，大有偷了三队的瓜，看瓜老头却抓住二有出气，给他吃了几个“鬼头梨”以示惩罚。二有不服，大叫：“不是我！”看瓜老头一口咬定说：“不是你谁？我亲眼见你穿的这布衫，戴的这草帽，还敢嘴强牙硬吗？”咳，原来他哥俩的穿戴都是一样的！另一次，是二有在学校的篮球栏儿上用小刀子刻字，事后被人奏了一本。不知是揭发的人搞错了呢，还是教导主任糊涂，结果却把大有叫去训斥了一顿，还在教导处门外的大毒日头底下罚站了十五分钟哩！还有一次，是弟兄俩在公社高中上学的时候。那时，大有分在一班，二有分在二班。有一天，一位刚调来不久的语文教师正在堂上讲课，忽然一眼瞥见二有，不觉触动心事，勃然色变。他当即把二有喊起来，生气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不等二有回答，又继续问道：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在一班上课，你到一班去听；我来二班上课，你又撵到二班来听，你这是闹的什么玩艺儿？”语文老师的话引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。他诧异地问：“笑什么，嗯？”后来他摸清了底细，自己也禁不住笑了。关于这对孪生弟兄诸如此类的笑谈和轶事，时不时地在村上，在学校流传着，人们听了都眉开眼笑，对这小哥俩也越发喜爱起来。

大约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那年暑假，大有、二有高中毕业了。当时到处都是乱哄哄的，没什么地方好去，没

什么工作可干，只得回生产队修理地球。这时候，哥儿俩都已经长成个儿了，都是大眼，双眼皮，四方脸，细高挑，伶俐闪闪哩，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村上人提起大有、二有，总是极口称赞道：“咳，这哥儿俩呀，人有人才，貌有貌才，文有文才，真是一貌三才哩！”要说缺点和不足之处，自然也是有的，譬如衣服破旧了些，不是膝上打补钉，就是腋下有窟窿；脸色呢，也是黄喇喇的，似有菜色。但是瑕不掩瑜。这么排场的小伙子，只因这两条微不足道的缺点，就“焊”在那里熬光棍，说到天边也没人信呀！那么，是因为他们家的成份有问题吗？成份嘛，中农。有什么问题？虽不是依靠对象，也算是团结对象，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，你还能把人咋哩？这样说来，大有、二有沦为“光棍汉队伍”成员的原因，恐怕只剩一种可能了，那就是在主要的家庭成员中，例如在他们的祖父或父亲身上，一定有什么重大的污点吧？

说起来他们的爷爷和父亲，在村子里大小也都算是个人物头。他们家虽称不上“书香门第”，但谓之“耕读传家”却决不是溢美之词。爷爷栾贵明是个老庄稼把式，年轻时候念过私塾，写得一笔好字。据村上的老道长们说，他最拿人的一手，是能开斗盆大的毛笔字哩！还说，过去每逢过年，本村的和外村的请栾贵明写对联的人真是多得一嘟噜一串，成垆堆打蛋！栾贵明忙得连年货都顾不上置办，累死累活还写不赢。因此，常常“夜战马超”——点上几盏棉油灯，一直写到鸡儿叫。如今，这老先生下世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但村上略

有点年纪的人说起他来，仍然是啧啧称赞，感叹不已。倘若你向他们打听：“知道王羲之、颜真卿么？”他们会向你摇摇头，认真地说：“不知道。客人，俺村没姓王的，也没姓颜的。”但如果你向他们打听起栾贵明，咳，那才真是搔到了痒处，问到了点子上呢！他们会如此这般，把栾贵明怎样写大字吹得神乎其神。这样说来，栾贵明哪里有什么“污点”？他倒真是东栾庄人的骄傲哩！再说大有、二有的父亲。他叫栾川，若论起栾川的大字，跟他老父亲相比可就差远了。然而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，栾川也自有栾川的特长和高招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刚解放的时候，栾川正值十八九岁的年纪，血气方刚，文采风流，是村上第一个速成师范毕业生，毕业后分配在张家营完小当教员。乡下人不摸深浅，以为这速成师范毕业生，说不定能抵得上前清时候的一个秀才呢！此后许多年，栾川成了东栾庄字眼最深的人，直到六十年代初，才被前街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所取代。至于当时栾川本人的工作，那还用说么！他正是年轻力壮、能踢能咬的时候，加上又热爱文艺，会拉板胡，所以没过多久，就提升了张家营完小的教导主任。嗣后，又因为点子多，有魄力，工作能打开局面，所以接着又提到了县文教局当干事。虽说是干事，官大衙役粗嘛。那个时候，村上人见了栾川，谁不高看？有人还当面奉承说：“栾川，我看你是老鼠拉木锨——大头在后哩。说不定啊，县上还提你个文教局长干干哩！”栾川听了，谦恭地笑笑说：“我哪里有那么大能耐？”

至此，我们似乎已经把大有、二有的个人条件和家庭情况都一一考察过了。这也许会使你觉得更加奇怪：有这么好的条件，这两个顶呱呱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会熬光棍呢？诚然，如果情况仅止于此，莫说你为他弟兄俩熬光棍感到奇怪，便是我也会感到惊讶的。只可惜他们家的事却是一言难尽！以上所说的情况仅是一个方面，还有我们未曾提及的另外一个方面哩！这另外的一个方面，对于大有、二有沦为“光棍汉队伍”的成员，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原来，栾川的老婆刘玉荣，虽说模样齐整，脸蛋好看，然而却有经血不调的毛病，看看结婚好几年了，子嗣似乎毫无希望，不由一家子不着急！栾贵明老人呢，嘴上虽不说什么，暗地里却比儿子、儿媳还急。他念过私塾，知道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古训。况且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别无想头，只是一心二心想快点抱上孙子。栾川两口子也不是傻瓜蛋，察言观色便知道老爹也正为这事着急，于是两口子就更急了。这时候，村上那些爱开玩笑的闲人不知详情，以为是栾川不中用，所以见了面不免耍贫嘴道：“栾川，咋样？不吃凉粉腾腾座儿，不行就换人嘛，俺专等哩！”栾川听了，应声接道：“你？等着投胎吧！”一句话，把一圈儿人都说笑了。不过玩笑终究是玩笑。至于这事，栾川自是当仁不让，别说不是他的病，就算是他的病又怎敢麻烦他人代劳？也是病急乱投医，野先儿也请过，收生婆也看过，甚至还在黎阳山奶奶庙会的时候，两口子不惮长途跋涉之劳，风尘仆仆地朝山进香，在“奶奶”面前磕过响头，许过誓愿，投过石子，

拴过娃娃，只求早赐贵子，结果是仍无灵验。后来，到底还是吃了县中医院一位老大夫的药，才算治好了病，怀上了孕。到一九五五年春上，刘玉荣已经笨喇喇的了，挺个大肚皮，象只母鸭子似的摇摇摆摆，还屋里院外地忙活着哩！偶被请假回来的栾川看见，便连忙拦住道：“我来，我来！你身怀六甲，歇着，歇着！”挨至麦口期，栾川已经放麦假回来，正是焦麦炸豆的时候，刘玉荣临产了。她可真会生呀，一胎生下了两个胖小子！家里没有别的人手，栾川只得一面侍候老婆，一面帮老父亲割麦、打场、种谷、点豆。等夏收、夏种忙活完了，父子俩都累得挪不动窝儿啦！不过累是累，心里可真甜呀！因为这年的麦子，是解放以来收成最好的一年，所以栾贵明便根据古书上“五谷大熟，为大有年”的说法，给两个小孙子取名大有、二有。不用说，一家子高兴展了！把这小哥俩看得比两个金砖还贵重哩！

可是，万万没有料到，自从刘玉荣生下大有、二有之后，栾川两口子便一发而不可收，竟象下饺子似的，扑里扑通大生而特生起来。这样一气儿共生下了男女八个孩子，两口子才算鸣金收兵。结果，生坏了事！不但弄得“金砖”贬值，而且家里的日子，也从此过得七颠八倒了！你没想想，八个孩子呀！都是不高不低、不大不小哩，成天是这个哭，那个叫，这个屙，那个尿，把家里闹个昏天黑地！清早一睁眼，八张小嘴巴嗷嗷待哺，你看愁人不愁人？村上有人暗地里讥笑栾川：“咳，真是老牙猪！”栾川自己就不苦恼么？见了说得着的人也是叫苦连天：“唉！你说我有啥法子哩？就

不能跟老婆到一块儿去，一沾身，她就又有啦！”至于刘玉荣，还会有什么好模样么？她独自个儿在家拉扯八个孩子，早已累得面黄肌瘦，闪腰岔气，显得又老又丑了。村上好事的人多着哩，他们把栾川家孩子的名字编成顺口溜念：“大有、二有、金桂、银斗、小飞、小燕、志威、志健——滴溜撒瓜一大片！”据内行的人说，这顺口溜还有另外一种念法是：“大有、二有、金桂、银斗、小燕、小飞、志建、志威——扑扑塌塌一大堆！”按照东栾庄的惯例，不论是大事、小事，好事、赖事，只要一上顺口溜，其影响就大得多了。因为顺口溜要言不烦，通俗易懂，顺口好记，只要念一遍，别人就记住了，而且也就理解了。譬如这个顺口溜，只要一听，就知道栾川家的孩子多，日子过不上来。这对于栾川家，其实是很不利的。从长远的观点看，它早已为大有、二有日后加入“光棍汉队伍”的行列，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。你说这编顺口溜的缺德不缺德？当然罗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编顺口溜的人。因为顺口溜反映的毕竟是实情啊！实际上，自从栾川的父亲下世后，家里是一窝吃家儿，没有一个干家儿。且不论点灯灌油这些日常的小花销了，光是麦秋两季的缺粮款，算下来就得二百元钱出头！这对栾川说来，真是比屙血尿脓还厉害呀！况且，孩子多，累手大，栾川三天两头往家跑，不免要影响一些工作，这就给领导和同志们造成了“家庭观念强”的印象。孩子多，杂事自然也多，不是这个头疼、脑热，就是那个咳嗽、发烧。通常不出半月二十天，刘玉荣总要带上孩子们进一趟城，为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孩子看病。

一进城，吃住自然都在文教局。因为人多势众，非同小可，所以每逢栾川的家属来了，同事们总要故意失惊打怪道：

“嘍，吃干队又来啦！”提起来这“吃干队”，果然是好生了得！说实在的，他们吃掉好多食料倒还在其次。主要的是他们一来，不但栾川要撂下工作，跑前跑后，忙得个王朝马汉哩，而且孩子们还打打闹闹，齐哭乱叫，吵得整个机关都不得安生。来的次数多了，就不免惹人厌烦。这样，栾川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心目中，就被进一步印上了象：“这个人，家庭观念太强了！”特别是每逢过年，栾川总是大笔一挥，写一张“救济申请”递上去，而且张口就是八十元！要是给少了，他还不愿意哩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：“就救济这几个钱？哼，这个年可打发不过去……”要说，栾川原来可真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过好汉说不得当年。他如今穷急了，自己又不会厠金尿银，所以就死乞白赖，躺在国家身上啃！说来也巧，有一年的岁尽腊尾，一位同事的母亲死了，所以这年的救济金便被这位同事申请去不少。轮到栾川，管教育的张局长只给他批了四十元。栾川嫌少，就去找张局长“哼哼”。张局长被缠磨得心烦，就耐着性子说：“老栾，你家里生活有困难，这个领导上也知道。不过今年实在是特殊情况，我看也只好这样了。”说罢站起来便走。栾川上前拦住道：“张局长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”张局长说：“我急着到政府办公室开会去哩！”栾川说：“那不中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我八个孩子都大张着嘴等吃哩！你现在就得给我咬个牙印：是增加，还是不增加？”张局长压了压火气说：“老栾，你

怎么能这样呢？孩子是你的，你不能全靠在国家身上！”栾川打哈哈说：“张局长，孩子是国家的，现在是祖国的花朵，长大是国家的人才！”你甭看张局长是抓教育的，他可没上过什么学，是个工农干部大老粗。听了栾川打哈哈，登时就火了，难听话冲口而出：“孩子是国家的？他咋不给我喊爹哩！”栾川没料到张局长竟给他弄得这么粗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于是两个人叮叮咣咣，你来我往，在局长办公室干了一架。不用说，这一年栾川家的年过得紧巴巴哩。直到过罢年，栾川提起吵架的事，还是一肚子气，扬言：“在这里干不下去，我可以申请调离嘛！”其实，这事不用栾川着急，张局长早已打好主意，决定利用教育和文化分家的机会，把栾川踢出去。原来，县里和省里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。一般说来，省里是将文化和教育分设两个机构的。而县里却是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今天是一个文教局，明天却又分成文化和教育两个局了。如今吵罢架，正赶上文教局“合久必分”的时候，所以张局长不费吹灰之力，就作为卸包袱，硬是把栾川推给了文化局。文化局长不愿接受，说栾川原是教育上的人，为什么分配给我们？但是张局长坚持认为：栾川虽是教育上的人，但是会拉板胡，热爱文艺，到文化局做群众文化工作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。就这样，栾川糊里糊涂地被分到了文化局。不论怎么说，栾川参加工作的时间不算太短了，论资格也不是很嫩了，你把他往哪儿摆？文化局长没法子，只得根据栾川的特长，给他安了个文化股长的头衔。这文化股长虽然不过是个馍花儿、面星儿大小的官儿，但对栾川说来已是

大喜过望，重任在肩了。况且，经过吵架和分家的教训，栾川似乎也学得聪明了一些。他心里暗想：这一回可得在思想上敲起警钟啦！都这把年纪了，可千万不敢混臭了！弄得到头来没人要，那可真要丢大人啦！这么一想，自觉性自然也就高了。不敢说家庭观念已经淡薄，至少说在这些事情上他已经比较注意，比较清醒了。特别是对于工作，他甚至还暗暗下了个决心：咳，拿出当年的劲头，把工作抓它个样儿看！栾川的这个决心可没白下。自此以后，凡是上边通知下来的各项比赛，譬如说书法比赛啦，民间歌舞比赛啦等等，栾川都是亲自坐镇亲自抓。有一次，节目排练得正紧，刘玉荣又领着一窝一蛋的孩子们来了。这一回，哼，明说吧，是那个庙可不是那个神儿啦！只听栾川严肃地说道：“你自己领着孩子们去看病吧！现在工作正忙，我一会儿也抽不开身！”乖乖，听这口气，都快接近某些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了，难怪连刘玉荣都吃了一惊，俩眼瞪得溜圆溜圆的！俗话说：“工夫不负有心人。”栾川这么豁上去干了一阵子，还真是小有成效哩！头一年，书法就在全地区拿了个三等奖；第二年，民歌又得了个二等奖。这样以来，栾川的工作虽然谈不上狗撵扁嘴儿——呱呱叫，至少也算个中上等。至于平时人来客去，迎来送往这一套，栾川更是照应得周周到到，无懈可击。他已经是几十岁的人了，什么事情不知道？就说这文化股长吧，值个啥？不过是个小办事员罢咧，本没有什么架子可装的。所以只要上边来了人，他总是热情得象团火，跑前跑后，忙左忙右，象个蹦蹦跳跳的皮球；笑嘻嘻哩，乐

呵呵哩，和气得象个弥勒佛儿；打水哩，弄汤哩，端吃哩，端喝哩，连展床叠被的事都干啦！忙得象个店小二！不管怎么说，你说是为了工作也好，你说是为了养家糊口也罢，多少年来，栾川在文化股长的位置上，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工作着，笑嘻嘻、乐呵呵地接待着。至于家里的日子，过得越发艰难了。孩子们一年比一年大，吃的一年比一年多，衣服好歹总得盖住屁股，夜里睡觉总得有个窝儿，每期的学杂费你总得往外掏，这种种开销，压得栾川更是喘不过气来。原先，或因手里有几个余钱，或是为了好玩，一时心血来潮，两口子还曾给大有、二有做过一样的衣服穿哩，如今可什么也顾不上了！栾川没法，只得紧衣缩食，买一角菜票的咸菜，一根一根地数着吃它一个星期！然而还是捂扎不住，村上的闲人，又为他家编了一个新的顺口溜：“栾川家，人烟大，日子过得算个啥？床上一把抓，棉袄开着花，穿鞋不穿袜。”这个顺口溜对栾川家，特别是对大有、二有更加不利了。你一貌三才怎么样？能当吃当喝吗？你爹是文化股长又怎么样？能当穿当戴吗？你爷的大字写得好，还能咋着？请问是能当铺哩，还是能当盖哩？更何况，他老人家早已死了！

就这样，大有、二有的光棍汉算是当定了！

抡锄头、熬光棍，哥儿俩的日子过得淡乎寡味哩。时间久了，心里不免窝火憋气。一是对生产队有气。说干就干，该歇就歇，不好么？偏偏是拖拖拉拉，立立站站，干也是歇，歇也算干，把时间都白白泡进去了。为此，大有曾向队长建

议：“咱每天抓紧把活干完，剩下的时间，就是看看书、薅把草也好嘛！”不料队长诧异地看大有了一眼说：“庄稼人，看啥书哩？我早听咱村的学生说过：在学校里，人家都管你哥俩叫修正主义苗子，可得注‘大意’啦！”嘿，这队长，好没分晓，他倒把大有数落了一顿！二是对爹娘不实行计划生育有气——虽然当时国家还没有十分提倡，但是因为没有十分提倡，就这样敞开生吗？不过这话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。只是暗暗抱怨兄弟、姊妹太多，哪里象一家人，简直是一窝儿狼！做一锅饭，常常是还没吃饱，就光了！三是对爹有气。凭你怎么不行，也是个文化股长哩，就不能人托人，脸托脸，给找个工作干干吗？大有、二有憋在心里的这三股怨气，能说的，已经当面对爹说了；不便说的，也拐弯抹角，闪烁其词地说了。栾川什么话听不出来？心想：“妈的，你两个先出生了，就不顾后面的，就主张爹妈计划生育——这也管得太宽了！”但他也没有发作，只是摆出做父亲的架势，威严地说：“知道了！”不过并没有“威严”多久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又泄了气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只是找工作这件事，我正犯愁哩！”

原来，栾川早已看出在生产队没什么干头。今天是打派仗哩，明天是刮门头风哩，后天又批判资本主义哩，真是穷折腾、折腾穷呀！眼下，虽说已经粉碎了四人帮，但要改变落后面貌也不是一年、两年的事。把两个孩子都撂在家里做什么？他的本意是让二有在家里执两年门事，先设法给大有安排个工作干，哪怕是临时工也行。栾川凭着自己的这张老脸，